

| 读城

走沧州

徐迅

“沧”总与“沧桑”连缀在一起。我说沧州饱经沧桑，有沧桑之感，我想大概不会有人反对。因为《水浒传》上写林冲就是发配到了沧州。但由此而认为沧州的沧桑感是由《水浒传》这部小说带来的，其实未必。也许还恰恰相反，正因为“沧州”二字的沧桑况味，才使施耐庵在小说里将林冲发难到了沧州，从而演绎出一曲风雪山神庙的故事。在《水浒传》这部书里，那样的林冲实在需要“沧州”作为苦难精神的故乡了。

沧州从此变得苍凉，可见文学的感染力多么强大。

但沧州又分明是历尽了沧桑。燕云十六州，名字里虽然没有沧州，可里面却囊括了“瀛州”“鄆州”两个州。从上古时期的幽州、冀州，而青州，我们说沧州临渤海，而成沧海之州。“州”一直是它地理上的宿命。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说“燕赵大地，侠义雄风。沧海之州，武健泱泱”，或说“武健泱泱乎，有表海雄风”，甚至“鏖不喊沧”。如此竟然都会有“沧海一声笑”的味道。这笑，仿佛也是沧州宿命的的一个见证……六合拳、迷踪拳、孟村八卦拳、劈挂拳、杨氏太极拳、鹰爪翻子拳，还有戳脚，贾氏青萍剑、沙河藤牌阵，说起沧州人民的尚武任侠，这些拳脚功

夫未尝不是一种沧桑所致？

如此沧州，怎么不能说是—座沧桑之城呢？

“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都不收，条河两岸度春秋……”这曲儿唱的不是戏曲，不是武术，而是杂技艺人。据《吴桥县志》记载，吴桥每逢佳节就“掌灯三日，放烟火，演杂技，土女喧嚷，官不禁夜”。虽说这几句话独指吴桥，但吴桥是沧州运河的南大门，更是水陆沧州。“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吴桥耍杂技，人人有一手。”可见吴桥杂技是多么火爆。一说到吴桥杂技，我的心总不由自主地一动。这心里一动，是因为“杂技皇后”夏菊花就是我的一位本家。知道她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为生活所迫，将她送给一个马戏班的夏老板做“压子”之女，从此改姓为夏。我最早知道她，却是因为一个叫“顶碗”的杂技节目。家乡人津津乐道说，为了练顶碗节目，她先找砖头代瓷碗。坐着顶，站着顶，她连吃饭时都顶，一顶就是几小时。从一个碗、两个碗开始，一直加到十几个碗。顶碗不仅要练下腰、掰腿等难度大的动作，还要口中咬花。为此她天天咬铁头，直咬得牙齿出血，疼痛难挨。特别是练用脚夹送的高难度“穿裆”动作，要将

头穿过两腿之间，练到后腿贴背，连手都插不进去。但她硬是练成了。她一鼓作气，后来创演“双层双飞燕顶碗”“双层双飞燕拐子顶碗”“单层单飞燕拐子顶脚夹碗”等杂技系列高难技巧。这个杂技节目不仅在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杂技比赛中获金质奖章，还数十次赴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四十多个国家或地区访问演出，轰动世界，她也因此被人誉为“顶碗皇后”。

“条河两岸度春秋”。条河指的便是大运河。这种“手拿碟儿敲起来”的小曲就深刻了吴桥杂技艺人沿大运河冲州撞府、走南闯北，江湖卖艺的历史印痕——“水路即戏路”。戏剧上有这么一句俗语，这是因为戏曲演员几乎都是经过水路冲州撞府，“求衣觅食”的。显然，吴桥杂技也是通过水路传播开来的。这个水路就是他们的母亲河，是他们脚下的南运河。沧州是中国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之一，境内河长216公里，占全长七分之一。它流经吴桥县、东光县、泊头市、南皮县、沧县、运河区、新华区、青县8个县（市、区）。运河流淌千年，在这里却九曲十八弯，滋养着运河两岸，哺育了沧州人民，孕育出一种“灵动婉转、仗义豪爽”的沧州文化。随水而来，随水而去。仿佛总有一种依恋，一弯一流连，一弯

—风景，这种文化因为有水的因子，便不断地氲氤、漫溢、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沧州武术和杂技就是运河文化开出的两朵特别耀眼的花。特别是吴桥杂技，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终于赢得了世界杂技之乡之誉。吴桥因此就有“杂技艺术摇篮”之称。现在的吴桥国际杂技节和法国明日杂技节、摩纳哥国际马戏节、俄罗斯节、匈牙利国际杂技节及武汉国际杂技节一样，已成为世界杂技界的一个重要节日。“杂技皇后”夏菊花曾多次担任这个杂技节的评委主任。对于吴桥杂技，她极为赞誉。她说，要感谢河北省搭建这个平台，不仅宣传了河北、增进了中外友谊，而且还推进了中国杂技，乃至世界杂技艺术的发展。

因为时间关系，这次我没有去吴桥。但吴桥早已深深烙在心里。我想我要说沧州的沧桑、沧州的巨变，吴桥的杂技传奇显然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这是清代孙谔写的一首运河诗。这诗里当然也有着满腹沧桑。只不过这种沧桑似乎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仿佛有一种如释重负の意味。一船明月，是多么好的意境！诗人行走在大运河里，时节尽管是深秋，但看长河日落，两岸萧瑟的红叶，到了月明星稀的夜晚，诗人的心里一定是透亮的、舒畅的……相隔几百年，我现在行走大运河，再也看不到波光潋滟、水浪相激、舟楫林立、千帆竞发、商贸云集的场面，更看不到一船一船让货物压得晃悠的舟船。

大运河用不着货运，更多的是成了一条游览之河。主人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思，这回让我们坐了一回游船。闲坐在舟或行走在岸。在那一个上午，我看到了沧州人心目中的镇海之兽“铁狮子”，昂首怒目，张着巨盆大口，仰天而啸，显得苍凉、悲怆与壮阔。导游说，这只铁狮子曾吞吐过沧州的历史烟云，承载着沧州一千多年的繁荣与辉煌。是沧州人心中的图腾。看沿河两岸一片片运河的生态公园，临河建有栈道、民俗建筑，遥遥相望的有“清风楼”“朗吟楼”“南川楼”三座仿古名楼。在运河岸边，我还看到许多人打拳、练剑、或跑步、快走、下棋、踢毽……各得其所，各得其乐。沧州的大运河就像一部厚重的历史大书，一页一页写满了“沧海横流”。

沧州临水而生、是一座河海相济之城。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在这样多水共治的地方，真正的货运现在不是河运，而是海运——专注煤炭的海运了。最大的海运码头就在沧州的黄骅港。为了印证他的话，第二天一早，他又带我赶去了那里。到了黄骅港，远眺渤海海面蔚蓝相拥，海天一色，鸥鸟翔集。一艘巨轮静静地泊在港口正待装船。今非昔比，这座装煤的港口却见不到一丝煤尘，而是一片树木葱茏、风和日丽、纤尘不染……要是明月的夜晚，我想诗人一定会坐在这里生出“海上生明月”之感。

——他当然不会想到，这片风景优美的海岸，曾是沧州草木荒芜的一处盐碱滩涂。

| 汉诗

南海公园拾零

祝相宽

镜子

南海不在海南
不是南中国那片波澜壮阔的海域

南海，应该叫南海子
是我居住的县城怀抱的
一汪清水，一面小巧的镜子

照过旧日的烟云的镜子
照今天的一城繁花
照高楼林立的万家灯火
也照我，水边栈桥上
寻觅诗句的身影

相遇

在南海，走栈桥
总要与一群亲切的芦苇相遇

他们站在水边
像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他们随风摇曳，手举苇花
像期待已久的招手致意

此刻，我会想起诗人娜夜的诗句
我爱你，芦苇
野茫茫的一片，顺着风
我会把这些芦苇想成亲人
站在老家的村头

拍照

不用摆拍
随便一个位置
都是最佳风景

照一照龙卧波
照一照霞披寺顶
照一照，芦苇深处
两只小船的秘密
照一照，跳舞练剑的老人
一招一式，细微的表情
也可以自拍，身后
总有让你满意的背景

每次从南海归来
我都要选出几张照片
贴到朋友圈里，晒晒
我的家乡美我的好心情

| 在场

情满重阳

吕景顺

重阳节前夕，市作协又开展了针对全市80周岁以上老作家的慰问活动。市作协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对老作家的关怀和尊重。去年重阳节，市作协主席苗笑阳率队对全市80周岁以上老作家进行了逐一走访慰问，亲切沟通交流，并为每名老作家颁发了特别贡献荣誉证书。当时我因病住院，苗笑阳、卢竞芳等作协领导特地前来医院探望，那温馨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今年的慰问活动中，市作协赠送给老会员每人一本《沧州文学作品精选》，这本书收集了沧州籍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优秀作品，代表着沧州市整体文学创作水平和实力。阅读之后，我感觉受益匪浅，拓宽了视野，丰富了知识储备，重新激发了写作热情。在市作协领导的激励下，我又动起了笔，分别在《沧州日报》和《沧州晚报》上发表了《在延续》和《随笔》两篇文章。其他的老作家也是佳作不断，如田松林老师一年写出了两篇7000字的作品，赵振兴老师手里还有三部书待出版，91岁的李泽有老师最近刚完成了一部18万字抗日的英雄题材的小说，吴占夫老师的《谢家坝是京杭大运河的一朵花》获得了沧州市社科联征文活动一等奖等。

慰问活动也让我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接到市作协颁发的特别贡献荣誉证书，我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和荣誉感。我鼓励和教育孩子们要积极写作，传播正能量。家人们也视我为榜样，繁忙工作之余积极写作，我儿子和孙辈们的作品也屡见报端。作协领导的慰问，让我不仅感受到了市作协的关怀和支持，也与许多老作家交流了人生经验和文学创作心得。这些交流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对文学事业的追求和热爱。

人虽耄耋，笔耕不辍。慰问走访，情暖金秋。市作协慰问老作家的活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从中我深切感受到了来自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体会到了多年潜心写作的价值感和方向感。我将继续扎根生活汲取养分，潜心创作，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怀，为沧州文学事业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 新大运河散文·风物

冬日坑塘

杨博



作者简介
杨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粉墨人生》等文学作品集17部，多次获奖。

沿运河东堤向北走不远，紧挨麻姑寺街巷东边，早先是大一片坑塘。夏天，满坑的芦苇疯长了，隔老远就闻见一股子鱼腥味儿；苇荡深处的水面上，不时有鱼儿泛起涟漪，间或还会“泼刺”一声，跃起一条大胖头鱼，在阳光的映射下泛着青白的鳞光。

可是，到了寒冷的冬日，坑塘被厚厚的冰层封死了，住在陡坡上的人家，用锋利厚重的大镰刀，割成了成片的苇秆子，整个坑塘便裸露出来，再也不见了鱼儿的踪影。

逢到这时候，坑塘如镜子般光滑的冰面，就成了小孩子玩耍的好去处。我和小伙伴把粗铁丝固定在一块木板下端，自制了冰车，盘腿坐上去，双臂用力将两根铁通条扎向冰面，撑起冰车“咕噜噜——”滑动起来；而稍大些的孩子，则穿了将方子木锯成如鞋一般大小，鞋底钉了粗铁丝的“冰鞋”。滑冰时躬着身子，用带铁尖的长竹竿撑在档下，向后一下一下戳动冰面，人就如箭一般往前冲去了。

平日里，除了在坑塘上滑冰，小孩子还在冰面上抽“凌奈儿”，或穿着厚棉猴放风筝。风筝多为大人们糊的“屁股棚儿”，即用竹篾子扎成长方形骨架，糊一层薄牛皮纸，风筝尾端拴两个长长的纸穗头，扯动手中牵着的线绳，迎风紧跑几步，风筝便一纵一纵飘荡起来，飞到天空很高的地方。

有时候，天气晴好，没有风儿。住在陡坡上的孩子，喜欢凑到坑塘边的青砖房下，玩砸铜壳子的游戏。玩砸铜壳子的游戏要比谁的眼力准、手上功夫强，瞄准对方一个铜壳，用手中另一个铜壳子投过去，“啪”的一声击中了，即是赢家。还玩一种赢纸烟盒的游戏。那时小孩子不抽烟，却爱攒各种牌子的香烟盒：“大前门”“海河”“大境门”“官厅”“红山城”……玩赢纸烟盒游戏很讲究技巧，将一沓叠成三角形的烟盒，自手心手背连着翻两个儿，最终要甩出一个纸三角，再用手麻利地抓住，也着实不容易。

落过几场雪，坑塘的冰面冻结实了。住在陡坡上的人家，每年都要在冰面铺出大大小小的窟窿，几十米长的拖网逮鱼。拖网两边的粗网绳，被人用铁钩子顺冰窟窿由北向南挨个掏了，牵着大拖网自冰层下缓慢移动……约摸过两个时辰，收拢的拖网从坑塘南边凿开的大冰窟窿拽上来，就看见翕动着鱼鳃

的草鱼和胖头鱼在冰面上蹦了。陡坡上的人家每次自冰封的坑塘里逮几十斤鱼，并不去街上卖，而是被拉鱼的几户人家分了，做大锅贴饺子熬鱼吃。

等到快过年时，学校放了寒假，坑塘边就格外热闹起来。住在附近的小孩子，跑去坑塘边放鞭炮，大都买一两挂粉红色的小鞭，一个一个单拆了，点燃后扔至半空，听见“啪”的一声脆响；有一种极便宜的“摔炮儿”，用小纸包裹了沙粒和少许硫磺，摔在地上噼啪直响，是许多小孩子喜欢买的玩意儿；稍大些的孩子放“黄烟炮”。黄烟炮点燃后先要冒一阵子黄烟儿，隔一会儿才“嘭”地炸响了。有胆大的孩子手持黄烟炮在墙上写字。用黄烟炮在墙上写字很危险，要趁黄烟炮没响时赶紧扔掉，否则，稍不小心就会炸伤了手。

最过瘾的是放绑着长秫秸秆的“钻天猴”了。这种大个的钻天猴是赶捷地集买来的，要比公家土产商店卖的大得多。钻天猴点着后直喷火星子，“嗖——”地蹿至很高的天空，隐约传来一声炸响，炸断的秫秸秆坠落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天黑透时，小孩子要比赛放“大地开花”。一种碗口般粗细的纸筒子，里面填满硝药，两头堵了层黄泥巴，夜晚在坑塘边点燃了，吡起半房多高的烟火。看着烟花飞溅，小孩子会兴奋得嗷嗷狂叫。

记忆中，那时冬日的坑塘是热闹的、令人难以忘却的。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是陡坡上有个叫“大嘎”的男孩子，生得眉眼清秀，白白净净的。大嘎也学别的孩子放黄烟炮，攥在手里的黄烟炮却没有扔出去，被炸断三根手指，落了终身残疾。大嘎当年也就五六岁，尚不谙世理，再到坑塘边玩耍时，稍大些的孩子总故意问他手指头被什么东西咬了？大嘎也总是挺清脆地回答道：“黄烟炮！”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大嘎成年后娶了怎样的媳妇？想起来总有些替他惋惜。

还有一件事，是那年冬天，陡坡南头老祁家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北京的孩子，傍晚在坑塘上滑冰。男孩生得个子高挑，戴一副近视眼镜；女孩系着红色的围巾，显得挺“洋气”。而最关键的，是男孩滑冰时穿着一双“冰刀”，而不是我们自制的木头“冰鞋”。那也是我头一次看见真正的“冰刀”。男孩在冰面上不停地变换着姿势，亮嗓子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女孩则在一旁欢快地喊叫、蹦跳着。围观的孩子都看呆了眼睛。可是，谁也没想到，男孩在冰上飞快地转一个大圈子，突然“扑通”一声，滑进了下拖网的大冰窟窿，瞬间便消失在冰面上。我和小伙伴急忙跑过去，只看见男孩的身子冰层下晃动几下，再也没有浮上来……

多年后，我和几个儿时的伙伴聚会时，谈及小时候冬日的坑塘，说起坑塘边放烟火的事，说起那个跌进冰窟窿的北京男孩，大家也只是叹息几声，仿佛那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都被人们忘记了。



待飞 王少华 摄

| 评论

开启壮丽旅途

——写在“新大运河散文”开栏一月之际
高海涛

杨博的《火车站》《红荆条》《冬天的煤火》《冬日坑塘》，成为“新大运河散文”栏目的开幕之作。

其实，“新大运河散文”早在《运河人家》创办时，就已经为大幕的开启做准备了。近五年来，逐渐形成以杨博、张彦广、史丽娜、吴相艳、张艳、王福利、韩书运等为代表的“新大运河散文”创作群体。他们写出了大量作品，除了发表在《运河人家》外，还见诸于《散文百家》《生态文学》《辽河》《大地文学》《河北日报》《宝安日报》等。杨献平、徐迅、刘琼等著名散文家参与后，不但把沧州写到了《人民日报·海外版》《雨花》等报刊上，还拓宽了“新大运河散文”的思维路径。

以写作“南太行”为主要题材的杨献平，近来出版的《南太行纪事》，是他数十年来对南太行乡域的地域自然、人文生态观察，对特定地理环境里的一群人与他们中个体的现实境遇，以及对乡村既往史和现实层面思考的结晶。当杨献平从南太行转过身来，面对大运河与渤海湾时，在《沧州的运河与黄骅港》中写到的大运河，“体现的是华夏民族自古以来互通有无、相互支撑与团结的传统文化精神。在沧州这个平原之地，也和蔚蓝色的大海进行着广阔的沟通，她背靠巍巍太行与繁华京城，面朝的是无际的世界。”

正在《美文》杂志连载长篇散

文《淇水》的散文家田万里，也投来一组写淇河的散文。他说，淇河是大运河的一部分。

散文写作像一种采集，化学的采集，而非物理的。同样是用文字去采集，由于组合的不同，有了不同意义。比如，同一片土地，埋进不一样的种子，采集出来，便是不一样的植物与果实。有的只能当柴火，有的只能喂动物，有的是人类的粮食，有的却是治病的药材。

大运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大运河散文”，是对大运河文化的现代发现，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叙事的重要方面。就像千年前，大运河漂来了沧州城。如今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为沧州注入了新的精神力量。

杨博说，他小时候特别嘎，经常玩出圈儿。

杨博的大运河散文，存留下一个大运河时代，正因为一种叛逆与出圈儿，使得他的散文有了一种新时代意识，他的一百多篇大运河散文便具有了史诗的意义。

杨博的大运河散文带人感强，原因在于他能把花鸟草虫、烟火人生的微小细节，通过自己独有的语言方式，把其味道传达出来，吻合过来人的韵味，又适应现代人向往慢生活的况味。

冠名以“新大运河散文”，才刚刚开始。就像早年出现了“寻根文学”，直到韩少功在《文学的“根”》里称：“文学有根，文学之